

# 夫畷山水

●章巧英

## 大姐

●程倩

认识一位来自白马的大姐,纯属偶然。

搬来新家的第一天,就见一位大姐在我家楼下的车库里,和她的老伴一起戴着手套串羊肉串、鸡胗之类烧烤店的食物。大姐六十多岁的样子,个子比她老伴高一些,说话的嗓音是沙哑的,脖子上有一大片类似烧伤的疤痕。

有一天,我把快递的纸盒收拾好,准备拿去丢垃圾桶,路过楼下车库的时候,大姐看见了,就笑着问我:你不要了吗?我点点头。她说,给我卖废纸吧。我说好。

渐渐地,我和大姐熟悉起来。大姐姓李,是白马人。为了方便照顾孙女,和老伴一起暂时住在镇上,老家有一幢三层的小楼房。平时闲暇时间,就和老伴帮烧烤店的老板做些串烤之类的杂事。于是,我把废纸盒和报纸之类的再生资源都留起来,等到积攒多了再给大姐。

有一次,我换了个新的行李箱,就准备把旧的扔掉。旧的那个也就是在旅行时磕磕碰碰,外观的漆划掉了,里面还是挺新的。刚好加上一些不穿的八成新衣服,装进去准备一起扔掉。现在的人条件都好,连收废旧物品的人都不愿意上门收购。等我拖到楼下的时候,大姐刚好在车库帮忙,看见我便招呼:去哪里啊?我说扔行李箱和衣服。大姐赶紧说:这么好的行李箱又不要了?太浪费了,我不嫌弃,我看看能不能废物利用。

还有一次,电饭锅上的按压键坏了,弹不上来,我重新网购了一个新电饭锅,准备把旧的扔垃圾桶。恰巧大姐又在,说我叫老头子修修看,能修好的话可以再用的。没几天,大姐把修好的电饭锅放在我家门口,门把上挂着一袋自己种的新鲜蔬菜。

大姐总说我是好人,不嫌弃她难看,叫她姐姐。直到后来,我才从她老伴那里偶尔得知,大姐脖子上的大面积烧伤,是因为救村里的孩子才留下的。孩子独自在家烤火,火星飞溅起来点燃了窗帘,孩子当时没发现,等火烧大起来的时候已经晚了。大姐看见屋后浓烟滚滚,还是晚了一步,她没多想就冲进去,循着孩子的哭声找到并抱出孩子,自己却磕在地上的物件上,被大火烧着了衣服……孩子只是受了惊吓,大姐却在火中烧伤了脖子,因为吸了浓烟,嗓子也伤到了,导致说话声音沙哑。听了这个故事,我对大姐顿时肃然起敬,想象不出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农村女人,竟然有这么大的勇气,做出一般人不敢做的事情。

大姐回老家快两年了,去年的一天,大概是柿子树上还残留几个老柿子的季节,我应约去她老家玩了一次。大姐早就在有一匹白马雕像标志的路口等着我……她天不亮就起床做了平时不经常做的肉圆子和米粿,火炉上烤着香喷喷的白马地瓜干。临走时又去地里割了很多萝卜和青菜叫我带回家,她低着头,眼神里有些许难为情,说农村人没有什么好东西款待我。我感动地对大姐说,我们缘分认识,这份真情实意才是无价之宝,用钱买不来的。

连着两年,临近过年时,大姐都会托儿子带点东西给我,山上捡的土板栗,自己晒的番薯干,还有一些家里种的菜等等。土板栗炒熟后有一半都风干了,但我还是会很认真地把每一颗都剥开,哪怕腮帮子啃得发酸也不浪费一颗。因为我知道,那一颗颗全是她大姐最朴实真切的心意。

夫畷村,地处千岛湖境内,我土生土长的地方,而对于你来说或许是陌生的名字。

夫畷,说不出多大来由的村名。“畷”字指大片的田,寓意田亩成片,百姓生活富裕,不愁吃喝。但这里山多田少,哪怕八十年代分田到户之后,米饭也不是天天能吃到的,需经常辅以玉米粿、番薯、高粱米才不至于饿肚。村庄顺着溪流而建,不太宽阔的村道盘桓连接着几个自然村,村头的叫新田畷,中间的叫姜坞里,村尾的叫桥头村。

这里群山环绕,用开门见山来形容夫畷村是再恰当不过的。屋前有群山,一条条山道蜿蜒而上,三座不太高的山峰凹凸成巨大的笔架样子,让乡土人家也有了几分雅致的意境。

当地最有名的山当属歙岭,距离夫畷村几分钟路程。为什么叫歙岭,可能是因为和安徽交界吧。歙岭海拔千余米,山势陡峭,流传着金牛潭的传说。很久以前在“塘汰”这个地方,有一对孤儿寡母住在这里,他们生活艰苦,每日辛勤劳作。一天太白金星路过歙岭,对母子动了恻隐之心,于是变成一个老翁,借给他们一头牛、一副银犁具和一根铜牛鞭,并告知只能在晚上用它们犁地,且不

可加鞭。儿子很听话,按照老翁说的,果然轻松犁好了一大块坡地。母亲心疼儿子,做了饼给儿子送饭去,远远听到轰隆隆的声音,走近一看不知什么银光闪闪,吓得大喊一声。儿子也吓了一跳,顺手抽了牛一鞭。金牛受这一鞭,吃了一惊,立马化作一缕金光落入山下深潭,此潭后来就叫金牛潭。为什么提到歙岭?因为夫畷村还有座山叫雪岭,“雪”和“歙”土话发音是一样的。雪岭和歙岭是不同的山脉,叫雪岭是村里人的叫法,这和雪岭的雪有关,那里下雪,能第一次看到雪的地方就是雪岭上的山尖,当其他地方雪已经融化了,唯有此处的雪还能看见。雪岭因此而得名。

可在我心里有一座茶山很值得跟外人说道。山以茶园得名,叫“十里亩”,爬上山头,地势平坦,大概有十亩左右面积的茶园。这座山上的茶园在集体化的时候很出风头,村里因此名声大振。“十里亩”海拔不算高,山不高,但是要爬上山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从桥头村进入山里,山路弯曲狭窄,上山的路很不好走,需要花费一个半小时。尤其雨天路滑,山路泥泞就更加辛苦。

小时候背着茶篓跟着大人去采茶,先是经过一些菜地,山路十

八弯,山中多雾,缭绕如仙境。有次到半山腰实在累得慌,猛一抬头看见山谷中竟飞翔着几只仙鹤,曾一度以为自己来到了神仙居住的地方。大树被雾气笼罩,枝丫若隐若现,仙鹤立在树枝上,仿佛悬停在半空中,似有神力在支撑着它们。那幅画面和家里的神仙仙鹤图极其相似。人声惊扰了鹤群,阳光透过雾气,一切烟消,恍若隔世。继续爬行,也有较为平坦的山路,在疲惫中是难得的一段漫步,沿途所见是些花草草,虽不名贵倒也清新自然。到了山顶的茶园,整个大块山坡平整开阔,满眼青翠的茶叶,清香阵阵。“十里亩”茶园面积335亩,海拔567米,山顶平地茶园11亩,茶叶绿黄质嫩,味香甜醇厚。“十里亩”茶园的茶没有污染,日照时间很足,我更应该很有开发潜力。

不同的山有不同的名字,家乡的山名大都带“坞”字。时至今日,我已经说不出那些山的名字,有一座山还是要略提一笔,从皂角坞进去,沿着山路有一条小水沟从上往下流淌。这座山的奇特之处就在于这条水沟,爬到半山腰,水沟有个小洞,水稍浅的时候,你能清楚地看到小半个猪头模样的石头嵌在洞中,用手去摸,可以摸到猪耳朵,猪鼻子。这

里也有一个传说,以前有个猪精快要成精了,它把方圆几里地方拱得坑坑洼洼的,皂角坞的山也被拱裂了,一位云游的神仙看到猪精为祸百姓,施了一个法术,猪精的头还没有探出来就被永远定在了半山腰,后来变成了石头。

山野之处,非山即水。水是清澈见底的水,雨水充沛,小溪潺潺,常年鱼虾成群。孩子们不遗余力下水,或早上或晚上,拿着竹篱,逆流而上抓鱼虾。到了梅雨季节,这条小溪洪水倾泻,黄泥浆水从上游冲刷下来,整个溪面几乎漫过村道,平时温婉的小溪流变得暴躁,吼叫着呼啸而去,和平常的样子大相径庭。这个时候的小溪,小孩不敢靠近,只有胆大的成年人拿着特大渔兜网,小心翼翼地在边沿捞些被水流冲过来的鱼虾。洪水过后,溪水格外清纯,水色淡绿,仿佛是流动的果冻……如今的小溪受重点保护,没有生活垃圾的污染,是千岛湖水源地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末,年轻人外出打工,在经济发展的洪流中,村子里的土坯房在更新换代,近几年都成了小洋楼。不变的是那山那水,依旧朴素自然,这个叫夫畷的地方,自然得不染风尘,让人不忍打扰。



云深不知处 郑进奇 摄

## 温泉潭

●吕红军

家都很自觉,先到先打,后到后打,一般都不会发生口角。看到岁数大的老人,年轻人都会主动帮他们挑上一肩路,团结互助、尊老爱幼在整个村庄蔚然成风。

那时村里基本上每天都有人做豆腐,因为豆腐是一道家常菜,夏天容易变质,但那年代又没有冰箱,人们就到后坎挑泉水来,把白豆腐浸在凉水里放上几天,也能保持新鲜度。因为生活条件都不富裕,大家都很勤俭节约,从不浪费食物,夏天晚上吃不完的荤素菜都放进盘子里,临时到后坎装上半脸盆水,再把菜盘放到水上,然后用纱布盖住,不让虫子飞

进去,到第二天早晨拿出来热一下就可以吃了。这样隔夜菜仍保持新鲜,既环保又不花钱,两全其美。到了寒冷的冬天,温泉就开始冒热气了,大家都到后坎去洗菜、洗衣服,不管洗多长时间,手感都十分舒适。杀年猪时,用温泉水烧杀猪水,容易烧开,既省时又省柴。温泉冬暖夏凉,成了村里人的宝。

天气干旱的季节,温泉的水自然少了许多,但村里精打细算、节约用水,全村人还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用水。本世纪初,村里建设了完整的自来水工程,把高山上团结水库的水引来做生活用

水,完全满足了农户的需求,但大家依然喜欢用温泉水。每年春节前,农户们都要到后坎挑一担温泉水来,放进几条活鱼,中途换几次水能养活一个多月(不像用漂白粉消毒的自来水,养个两三天就会死),客人来了,随时捞上一条烹饪招待很方便,而且新鲜。

上世纪曾有一位民国时毕业于严州师范的老先生,为这个温泉潭题过一副对联,上联:“清风不语,平等待人”,下联:“温泉水流,无私奉献”,横批:“来去奔忙”。如今温泉潭上的那几块石板,仍然光滑雪亮,几乎能照出人影来。